

明夷待訪錄

冊全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之四

四

明夷待訪錄

四部備要

子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海山仙

館叢書本校刊

桐鄉 陸費達 總勘

杭縣 高時顯 輯校

杭縣 吳汝霖 校

丁輔之 監造

明夷待訪錄

目次

原君

原臣

原法

置相

學校

取士上

取士下

建都

方鎮

田制一

田制二

田制三

兵制一

兵制二

兵制三

財計一

財計二

財計三

胥吏

奄宦上

奄宦下

明夷待訪錄

國朝 黃宗羲 梨洲著

余嘗疑孟子一治一亂之言何三代而下之有亂無治也乃觀胡翰所謂十二運者起周敬王甲子以至於今皆在一亂之運向後二十年交入大壯始得一治則三代之盛猶未絕望也前年壬寅夏條具爲治大法未卒數章遇火而止今年自藍水返於故居整理殘帙此卷猶未失落於擔頭艙底兒子某某請完之冬十月雨牕削筆喟然而歎曰昔王冕倣周禮著書一卷自謂吾未卽死持此以遇明主伊呂事業不難致也終不得少試以死冕之書未得見其可致治與否固未可知然亂運未終亦何能爲大壯之交吾雖老矣如箕子之見訪

或庶幾焉豈因夷之初日明而未融遂祕其言也
癸卯梨洲老人識

原君

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天下有公利而
莫或興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有人者出不以一己
之利爲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爲害而
使天下釋其害此其人之勤勞必千萬于天下之人
夫以千萬倍之勤勞而已又不享其利必非天下之
人情所欲居也故古之人君量而不欲入者許由務
光是也入而又去之者堯舜是也初不欲入而不得
去者禹是也豈古之人有所異哉好逸惡勞亦猶夫
人之情也後之爲人君者不然以爲天下利害之權
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盡歸于己以天下之害盡

歸于人亦無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爲天下之公始而慚焉久而安焉視天下爲莫大之產業傳之子孫受享無窮漢高帝所謂某業所就孰與仲多者其逐利之情不覺溢之于辭矣此無他古者以天下爲主君爲客凡君之所畢世而經營者爲天下也今也以君爲主天下爲客凡天下之無地而得安寧者爲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腦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產業曾不慘然曰我固爲子孫創業也其旣得之也敲剝天下之骨髓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樂視爲當然曰此我產業之花息也然則爲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無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嗚呼豈設君之道固如是乎古者天下之人

愛戴其君比之如父擬之如天誠不爲過也今也天下之人怨惡其君視之如寇讎名之爲獨夫固其所也而小儒規規焉以君臣之義無所逃于天地之間至桀紂之暴猶謂湯武不當誅之而妄傳伯夷叔齊無稽之事乃兆人萬姓崩潰之血肉曾不異夫腐鼠豈天地之大于兆人萬姓之中獨私其一人一姓乎是故武王聖人也孟子之言聖人之言也後世之君欲以如父如天之空名禁人之窺伺者皆不便于其言至廢孟子而不立非導源於小儒乎雖然使後之爲君者果能保此產業傳之無窮亦無怪乎其私之也旣以產業視之人之欲得產業誰不如我攝緘滕固扃鑰一人之智力不能勝天下欲得之者之衆遠者數世近者及身其血肉之崩潰在其子孫矣昔人

願世世無生帝王家而毅宗之語公主亦曰若何爲生我家痛哉斯言回思創業時其欲得天下之心有不廢然摧沮者乎是故明乎爲君之職分則唐虞之世人人能讓許由務光非絕塵也不明乎爲君之職分則市井之間人人可欲許由務光所以曠後世而不聞也然君之職分難明以俄頃淫樂不易無窮之悲雖愚者亦明之矣

原臣

有人焉視于無形聽于無聲以事其君可謂之臣乎曰否殺其身以事其君可謂之臣乎曰否夫視于無形聽于無聲資于事父也殺其身者無私之極則也而猶不足以當之則臣道如何而後可曰緣夫天下之大非一人之所能治而分治之以羣工故我之出

而仕也爲天下非爲君也爲萬民非爲一姓也吾以天下萬民起見非其道卽君以形聲強我未之敢從也況于無形無聲乎非其道卽立身于其朝未之敢許也況于殺其身乎不然而以君之一身一姓起見君有無形無聲之嗜慾吾從而視之聽之此宦官宮妾之心也君爲己死而爲己亡吾從而死之亡之此其私暱者之事也是乃臣不臣之辨也世之爲臣者昧于此義以謂臣爲君而設者也君分吾以天下而後治之君授吾以人民而後牧之視天下人民爲人君橐中之私物今以四方之勞擾民生之憔悴足以危吾君也不得不講治之牧之之術苟無係于社稷之存亡則四方之勞擾民生之憔悴雖有誠臣亦以爲纖芥之疾也夫古之爲臣者于此乎于彼乎蓋天

下之治亂不在一姓之興亡而在萬民之憂樂是故桀紂之亡乃所以爲治也秦政蒙古之興乃所以爲亂也晉宋齊梁之興亡無與於治亂者也爲臣者輕視斯民之水火卽能輔君而興從君而亡其於臣道固未嘗不背也夫治天下猶曳大木然前者唱邪後者唱許君與臣共曳木之人也若手不執紼足不履地曳木者唯嬉笑於曳木者之前從曳木者以爲良而曳木之職荒矣嗟乎後世驕君自恣不以天下萬民爲事其所求乎草野者不過欲得奔走服役之人乃使草野之應於上者亦不出夫奔走服役一時免於寒餓遂感在上之知遇不復計其禮之備與不備躋之僕妾之間而以爲當然萬曆初神宗之待張居正其禮稍優比於古之師傅未能百一當時論者駭

然居正之受無人臣禮夫居正之罪正坐不能以師
傳自待聽指使於僕妾而責之反是何也是則耳目
浸淫於流俗之所謂臣者以爲鵠矣又豈知臣之與
君名異而實同耶或曰臣不與子並稱乎曰非也父
子一氣子分父之身而爲身故孝子雖異身而能日
近其氣久之無不通矣不孝之子分身而後日遠日
疎久之而氣不相似矣君臣之名從天下而有之者
也吾無天下之責則吾在君爲路人出而仕於君也
不以天下爲事則君之僕妾也以天下爲事則君之
師友也夫然謂之臣其名累變夫父子固不可變者
也

原法

三代以上有法三代以下無法何以言之二帝三王

知天下之不可無養也爲之授田以耕之知天下之不可無衣也爲之授地以桑麻之知天下之不可無教也爲之學校以興之爲之婚姻之禮以防其淫爲之卒乘之賦以防其亂此三代以上之法也固未嘗爲一己而立也後之人主旣得天下唯恐其祚命之不長也子孫之不能保有也思患於未然以爲之法然則其所謂法者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也是故秦變封建而爲郡縣以郡縣得私於我也漢建庶孽以其可以藩屏於我也宋解方鎮之權以方鎮之不利於我也此其法何曾有一毫爲天下之心哉而亦可謂之法乎三代之法藏天下於天下者也山澤之利不必其盡取刑賞之權不疑其旁落貴不在朝廷也賤不在草莽也在後世方議其法之疎而天下之

人不見上之可欲不見下之可惡法愈疎而亂愈不作所謂無法之法也後世之法藏天下於筐篋者也利不欲其遺於下福必欲其斂於上用一人焉則疑其自私而又用一人以制其私行一事焉則慮其可欺而又設一事以防其欺天下之人共知其筐篋之所在吾亦鯁鯁然日唯筐篋之是虞故其法不得不密法愈密而天下之亂卽生於法之中所謂非法之法也論者謂一代之法子孫以法祖爲孝夫非法之法前王不勝其利欲之私以創之後王或不勝其利欲之私以壞之壞之者固足以害天下其創之者亦未始非害天下者也乃必欲周旋於此膠彼漆之中以博憲章之餘名此俗儒之勦說也卽論者謂天下之治亂不繫於法之存亡夫古今之變至秦

而一盡至元而又一盡經此二盡之後古聖王之所
惻隱愛人而經營者蕩然無具苟非爲之遠思深覽
一一通變以復井田封建學校卒乘之舊雖小小更
革生民之戚戚終無已時也卽論者謂有治人無治
法吾以謂有治法而後有治人自非法之法桎梏天
下人之手足卽有能治之人終不勝其牽挽嫌疑之
顧盼有所設施亦就其分之所得安於苟簡而不能
有度外之功名使先王之法而在莫不有法外之意
存乎其間其人是也則可以無不行之意其人非也
亦不至深刻羅網以害天下故曰有治法而後有治
人

置相

有明之無善治自高皇帝罷丞相始也原夫作君之

意所以治天下也天下不能一人而治則設官以治之是官者分身之君也孟子曰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蓋自外而言之天子之去公猶公侯伯子男之遞相去自內而言之君之去卿猶卿大夫士之遞相去非獨至於天子遂截然無等級也昔者伊尹周公之攝政以宰相而攝天子亦不殊於大夫之攝卿士之攝大夫耳後世君驕臣諂天子之位始不列於卿大夫士之間而小儒遂河漢其攝位之事以至君崩子立忘哭泣衰經之哀講禮樂征伐之治君臣之義未必全父子之恩已先絕矣不幸國無君長委之母后爲宰相者方避嫌而處使其決裂敗壞貽笑千古無乃視天